

# 1911年滿洲的瘟疫——歷史重演

杜立中 國家圖書館特藏文獻組助理編輯

## 一、禍從北方來

近日據媒體報導，中國大陸內蒙及東北都有許多境外移入的新冠病毒確診病例。內蒙是經由邊境口岸滿洲里移入，黑龍江則經綏芬河邊境及哈爾濱移入。這些確診病例大多由自俄國返回中國的華人「倒灌」入境，哈爾濱已爆發社群感染，疫情宣告失控，中國當局如臨大敵，滿洲里緊急建設備用醫院，並由其他地區支援醫護人員抗疫，哈爾濱的十餘名官員因防疫不力而遭到當局的懲處。

1911年的哈爾濱就發生重大的傳染病事件，舉世震驚，肇事者為當時鮮為人知，以空氣為傳播途徑的肺鼠疫，造成百姓大量的死亡，哀鴻遍野。起因也是當時俄國發生疫情，當局把染病的華工趕回中國境內而造成了蔓延，後在清政府的嚴格治理之下惡疾才逐步得到了控制。

本館藏有一份法國出刊，1911年2月12日《小報》(Le Petit Journal)的周日「插圖增刊」，報導當時一些法國人親身經歷、親眼所見的哈爾濱，為第一手資料。封面為一幅彩色圖畫，一群梳著長辮的中國士兵守住長城山海關，手持上了刺刀的步槍，天寒地凍中阻擋平民百姓入關的通道。今日全球冠狀病毒肆虐，哈爾濱疫情再起，歷史重演，報導讀來驚心動魄，格外鮮活。



## 二、哈爾濱所見——《小報》的報導

### (一) 隨人顧性命

我們估計在北滿每天死亡大約1,000人，中國的城市傅家甸僅僅成了一個死城了，一些居民還住在那兒，無可如何的等待命運的到來。

有些街道都燒過了，我們也認為有必要把整個城市都燒掉。在一些還過得去的房舍內，居民藏著已經過世的人，像是怕人家看到把亡者運到一些荒郊野地裏去似的，每天早上，街上到處躺著屍體，都是前一個晚上丟出來的。疾病快如閃電的進展是很怕人的，有很多人看起來還好好的在那裏，可是



到醫生那去做檢查的時候，突然間在隊伍中就搖晃起來，甚至還等不到醫生走到他們面前就倒地死了。

從最早發生幾次災情之後，一群驚慌失措的中國苦力就逃離瀋陽和附近的城鎮往南方走，但中國做了一些布署阻止他們越過長城，這些可憐的人遇著擋住通道的軍隊就停了下來，身無什物的就留在荒涼的鄉下了。

## （二）空氣、糞便傳染的肺鼠疫

糟糕的是，目前在滿州肆虐的災難，似乎與淋巴結炎腺鼠疫的性質完全不同，天津西醫學堂非常出色的法國教授，指導山海關檢疫隔離站的夏巴尼醫師這樣說：「目前的傳染病完全是空氣的形式，是以前所未見的毒性顯示出來的，老鼠或跳蚤在疾病的擴散上一點關係都沒有。傳遞的方式，不是經由病人糞便的直接接觸，就像流行性感冒一樣經由空氣傳染，我們還看不到一個痊癒的例子。」

這是一種新的疾病，一種瘟疫的形式，在東方一直到現在還不為人知，而且要對抗這個疾病，那些成功用在腺鼠疫治療上的不同血清是沒有效的。

於是災難自由橫行，再加上衛生的缺乏及民眾無知顛顛的聽天由命，疾病就更如入無人之境了。

## （三）屍橫遍野

滿州的一些城市，那些日俄戰爭以來我們一直熟悉名字的城市，都變成屍體堆了。我們讀讀哈爾濱一家報紙所刊登的一封信的片段，在這個片段中，幾個歐洲人談著它們去傅家甸的情況，傅家甸是遭到傳染病肆虐最殘酷的幾個城市之一。

「在第一條街上，距車前7到8步的地方，我們看到了7具中國人的屍體，屍體的四周則圍著30到40個看熱鬧的人——也是中國人。再往前5步，在街的兩旁各有兩具屍體倒在溝裏。從看熱鬧的圈子

出來，我們遇到以下景象：一個賣堅果和蓮子的中國人，在他的攤子前已呈垂死狀態，他賣的東西都被他嘔吐出來的穢物弄髒了，不久，他嚥下了最後一口氣。從我的眼裏看去，一些中國人還抓著蓮子在那邊吃著，也有幾個人把口袋都塞滿了。

從一家店舖裏，我們看到幾個人把一個個垂死的人抬出來扔在街上，還有一個中國警察，我們問他為什麼不想想辦法，他說這不關他的事；我們到了松花江邊，又看到兩具全裸的屍體，還有第三具只穿了一半的衣服，兩隻狗啃著屍體的頭部，還有一些鳥啄食著他們能吃的部位。

場景是如此的可怕，跟著我們的那些女士看了幾乎昏了過去。我們朝著輪船碼頭繼續趕路，我們算了算，在灌木叢裏有18個墳墓，我們總共看見36具屍體。上了汽輪，中國的開船師傅告訴我們每天要死150到200個人，而且現在這個災難不僅攻擊窮人，也侵襲商人和政府官員。

## （四）歐美醫生的奉獻

儘管人們的麻木不仁，儘管已知的成藥是無效的，也儘管大家的努力是無用的，歐洲的醫生仍舊奮力和災禍進行搏鬥。在那兒有越來越多的俄國、英國、美國和法國的醫生，以科學及人道之名奉獻自己。

有人獻出了生命，犧牲了自己，一個俄國學生死了。在瀋陽，美國醫生賈克森也倒了下來。我們的同胞梅尼耶醫生，天津西醫學堂的校長，在瘟疫發生的消息發布後不久就去傅家甸了，可也就剛好在48小時後傳染病就找上了他。當時這個醫生知道他是好不了的，以一種令人欽佩的勇氣，向家人告別，他這樣寫：「兩天後，我就不在了。」

工作結束，他以一條用一種揮發溶液浸透的被單包住自己，叫了一部車把自己送到了鼠疫病患集中的臨時收容所，而且不允許任何一個同伴靠近



他，兩天以後，正如他所預見的一樣他死了，成為一個置之度外、自我奉獻的犧牲者，而這些犧牲難道不正是西方文明提供給遠東人民最好的典範？

### 三、東北鼠疫的故事

1910年11月，鼠疫由中東鐵路經滿州里傳入哈爾濱，這場瘟疫持續6個月，造成6萬多人死亡，爆發的地點在傅家甸，即今日哈爾濱道外區。這次疾病，在老鼠身上查不到病原，是所謂的肺鼠疫，主要寄生在西伯利亞的旱獭身上，所以也稱旱獭鼠疫菌株。西伯利亞發生鼠疫後，俄國政府封鎖消息，焚燒房屋，把得病的華工趕回中國，所以造成傳染。

#### （一）解剖屍體

清外務部右丞施肇基用伍連德治理鼠疫。伍氏為馬來西亞華僑，劍橋大學醫學博士，為天津軍醫學堂副監督。伍氏於1910年12月抵傅家甸，到達後即偷偷的自行解剖屍體，這在當時是違背社會風俗，觸犯法律，得之必治重罪的行為，但這卻做了中國第一例有記載的病理解剖。伍氏並斷言，疫病非一般鼠疫，而是以唾液傳播的肺鼠疫。當時也有法國和日本的醫生主張以滅鼠的傳統辦法治理疫疾，日本人甚至解剖幾百隻老鼠以探究竟，但結果也沒有發現鼠疫的蹤跡。

當時的傅家甸，以非專業的臨時雇工分別病人，送病人隔離。臨時徵集的護士、看護婦、消毒工和埋葬工也都被要求穿上防護服和戴上口罩，但大多置若罔聞，把口罩掛在脖子上，所以不少人也遭感染。有許多民眾為逃避檢查，和抗拒居家因有死者而進行強制性消毒，趁黑夜把屍體外拋街上，次日早晨，警察再把屍體收集起來，放在薄木棺材中，埋於亂葬崗了事。如果患者死在家裏，才可以在不受過問的情況下，把死者運往城外安葬。

#### （二）伍氏口罩

伍連德把發生瘟疫的城鎮劃成區塊，房屋消毒，出入軍警檢查，發現病人即立刻隔離，並盤查出入東北的鐵路，保證入關人人健康。伍連德還向商會借了一個房間，做血液化驗並進行組織切片，在顯微鏡下，清楚看到橢圓形的細菌。他立刻提出防疫措施，隔離疫區傅家甸，且另向關內徵聘醫生。為防止傳染，伍連德還設計了一種雙層紗布，中間置一吸水藥棉的口罩，後來各國一致採用，稱之為「伍式口罩」。

伍連德把傅家甸分為4區，每區各配1名醫療人員、2名助理、4名醫學生，眾多衛生夫役與警察，救急隊則分診斷、消毒、擡埋與站崗等工作。一旦發現鼠疫感染，立刻送至防疫醫院，房舍則以生硫磺和石炭酸消毒。伍氏並向長春請調一千多名士兵進行交通管制，再規定傅家甸居民外出必須左臂佩戴證章，按區分白、紅、黃、藍4色，居民佩章可在本區活動，若去別區則須申請極為嚴格。



伍連德醫生及其發明之伍氏口罩

資料來源：<https://zh.wikipedia.org/wiki/伍連德>

#### （三）火車廂隔離室

收治病人的醫院分疫症院、輕病院、疑似病院和防疫施醫處，各院均設醫官、庶務、司藥生、看護、巡長等職。「疑似病院」為伍連德所創，今日仍用。伍連德還向中東鐵路借了120節車廂作為隔離室，醫生每日診療，病人連續7天體溫正常即解除隔離。為管制流動人口，停駛日本控制的南滿鐵





路，俄國控制的東清鐵路2、3等票停售，頭等車須採檢疫，東北交通基本停頓。清政府在山海關更加設檢驗所，凡南下旅客都須停留5天觀察，欽差大臣鄭孝胥自東北返京，亦毫無例外，後山海關乾脆停止客貨入關，京津火車一律停駛。

#### （四）火燒屍體

火葬屍體則為一大突破。中國注重倫理，入土為安，風俗民情絕無火燒大體之理，然火葬屍體為防疫唯一方式，但無人能做決斷，故外務部上書攝政王戴澧下頒一道聖旨，僱工200人，把棺木和屍體以100人為單位分為22堆，再挖一20英尺見方10英尺深，每次可容500具屍體的大坑，以每百具屍體10加侖的標準，澆上煤油點火燃燒，一次即大規模燒毀2200多具屍體。1911年1月13日除夕即見成效，死亡人數大為下降，3月1日後連續數日死亡人數為零，傅家甸解除隔離。哈爾濱之後，伍連德轉赴長春、瀋陽等地，4月底東北各地鼠疫全部消滅。

10月武昌革命，歷史走入民國。然識者以為，東三省的鼠疫治理，是大清王朝落幕前所辦理的一項最為科學、最現代化的施政，為列強所稱頌。

### 四、《小報》簡介

《小報》（Le Petit Journal）是一份在巴黎出刊的保守派報紙，時間從1863年到1944年。同時代與之齊名的還有《小巴黎人報》（Le Petit Parisien）、《晨報》（Le Matin）以及《每日新聞報》（Le Journal）3家報紙。自1884年起，《小報》每星期日加印「插圖增刊」（Supplement Illustré），成了第一家有彩色畫報的媒體。

1890年代法國民族主義以及奪回亞爾薩斯和洛林的主張風起雲湧，使得《小報》的出報大幅提升至100萬份，5年之後達到200萬份，成為世界第一

大報，到1899年《小報》聲稱擁有500萬個讀者。

1900年後，《小報》因在德雷福斯事件（Affaire Dreyfus）上堅持反猶太的保守立場，使許多讀者都轉向《小巴黎人報》而使後者成為最暢銷的報紙。1914年《小報》發行人還有85萬份，1937年只剩15萬份，終於在1944年8月停刊。

法國國家圖書館藏有全套《小報》的「插圖增刊」，並把所有的畫刊數位上網。（網址：<https://gallica.bnf.fr/ark:/12148/cb32836564q/date1911>）

#### 參考資料

1. Le Petit Journal, Supplement Illustré, dimanche 12 fevrier, 1911.
2. Le Petit Journal [https://en.wikipedia.org/wiki/Le\\_Petit\\_Journal\\_\(newspaper\)](https://en.wikipedia.org/wiki/Le_Petit_Journal_(newspaper))
3. 1910年鼠疫事件 <https://baike.baidu.com/item/1910%E5%B9%B4%E9%BC%A0%E7%96%AB%E4%BA%8B%E4%BB%B6/9200641>
4. 伍連德 <https://zh.wikipedia.org/wiki/%E4%BC%8D%E8%BF%9E%E5%BE%B7>
5. 陸東北疫情升溫 綏芬河警報響 <https://udn.com/news/story/120936/4504259>
6. 武漢肺炎/內蒙古根河市開第一槍 禁止黑龍江人員進入 <https://www.cna.com.tw/news/firstnews/202004180060.aspx>
7. 除黑龍江內蒙古也面臨疫情自俄羅斯「倒灌」威脅 <https://health.udn.com/health/story/121029/4484816>
8. 邊境疫情嚴峻！內蒙古中俄滿州里口岸建備用醫院 <https://www.ettoday.net/news/20200412/1689688.htm>